



春消息

□安石榴

虽然我们都没说,我们心里知道,春天就要开始了。东北人心里有这样一个认同:春天是从春节开始的。虽然白雪皑皑,零下二十度或者三十度,但我们笃定知道,春天马上就来了。春节就是她派来的使节哦。

或者这么说,在东北,干脆就是黑龙江,漫长的冬天里的闲适随意,可能就是为着春节这个节日养精蓄锐——这么一说,你可能看乐了,撇撇嘴,不至于吧,都什么时候了,可不是匮乏时期,现在啥啥都有啦。可是刚这么寻思,马上就叫了一声“哎呦”,别说,你还真别说,你还真说对啦!

首先我们发现早市有变,之前人们穿得鼓鼓囊囊早市上逛一圈,无非是买大果子、豆腐脑,赶紧回家吃早餐——这还得家住得近些,住远了,你怎么往家里带呀——冻冰凉嘛。或者带个厚实的布兜子买点多样青菜,提溜着往家奔,不快点儿青菜冻伤了,软哒哒不好吃。或者就看看,看卖菜买菜的缩脖抱膀,大嗓噱气地争论价格,看现杀鸡的小摊主通红的两只冻伤大手,在升腾的锅气中刺刻,这也是一乐儿。

现在可不是了,早市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,一眼望去长道上人头攒动。其中就有我一个。

先在粉条摊上站住,买上一袋子——你没看错,一编织袋子,里面最少十捆。这种老粉条用秫秸秆捆扎,每一捆都70厘米长,简单粗暴得非常东北哦。和老公两个抬上自行车后座,他一边用绳子捆牢,一边叨咕,这不虎嘛,整这些粉条子,猪都吃不饱!别在意他,都是瞎叨咕。我前头已经开路了,蹲在卖各种米面的摊位上,打算

买点黏米面包粘豆包,但是有点迷糊,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粘豆包,包过,口感不好。这时候好运来了,旁边一个老大爷,已经买好了江米面,我知道这是个同道,问他是不是得放点酵母呢,他说对。接着,见他又买了一点儿细发玉米面。我机灵一下好像发现了什么,我说还要兑一点玉米面吗?老人说,对,不然忒粘,吃着不舒服!天哪,所谓秘籍就这么轻易获得了,多么高兴呢。懂的人都懂。

然后去买鱼、鸡什么的,人家都给你弄得妥妥的,你回家清洗一遍下锅就得的。这些东西其实不用买,我家老弟每年大年二十九之前都给送。但还是要买一点儿,为啥呢?如果要我提供这个行为的归因,我委实弄不来。可能就是那个微不足道的细节,你记得妈妈看着摊主说,鸡屁股不要了哦。你记起这一点,也这样大声说一嗓子,然后看着摊主那双胡萝卜一样的手指,一番转,鸡屁股掉进摊子下面的塑料桶里了。

这样走走停停,自行车挂得满满的,像个可爱的怪物,老公反倒没有抱怨了,他乐呵呵的,再买点糖吧。我说算了吧,小心血糖。他说,买点,什么血糖不血糖的,过年就这么个过法!

回到家,赶紧把粉条包上几个包裹,给在三亚过冬的哥哥姐姐快递,酸菜猪肉余粉条,这是东北人最正宗的一款年嚼果。快递员非常好心,提醒你你这粉条子不值得一寄。我说为啥呢?他说,邮费都比你粉条子贵了。我笑起来,非常开心。他不知道我是故意的,我要给哥哥姐姐提个醒儿,咱们东北的春天来了。



《关东集市》 中国画 王春晖

现如今的节令,谁都说准还是不准,就像人的命运变幻无常,不是让你大出所料,就是叫你大跌眼镜。就说上个冬天吧,小雪都过了,眼瞅没几天大雪了,天空竟淅淅沥沥飘起雨来,弄得全网刷屏。今冬倒好,没等立冬,就给你个下马威,纷飞的大雪,下得是扬扬洒洒,耀武扬威。半米多的雪深,就算后羿请出射落的九日恐怕也难撼动了。不像往年,要没个两场三场雪做铺垫,那辽阔的黑土地根本就看出一丁点儿冬天的意思来。

在这飘雪的夜晚,满世界都陷入了宁静。似乎雪在盖住天地万物之时,也将各种声音一同掩埋了。苍茫的夜空,雪无声无息地飘落,旷野平畴一片空旷寂寥。山野农家老远传出的几声有气无力的狗吠,把这茫茫雪夜映衬得越发沉寂幽深。

一夜醒来,大地白茫茫一片,漫无际涯。雪后初霁的早晨,在瑟瑟的寒风中闪着微光,四野更是清冷安谧。

大雪的突然造访,显然给毫无心理准备的万物生灵一个措手不及。田鼠倒很镇静,拖着慵懶的身躯将小脑袋探出洞口,朝四下里好奇地张望几眼,便不屑地又返身回到洞穴里睡去了。他们不用担心饿肚子,一个秋天的贮藏,足够他和孩子们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。可鸟儿就没那么乐观了,他们从窝里飞出来,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,在树丛中不安地飞来飞去,蹬落了枝头上的—坨坨雪,焦急地唤着同伴,声音里满是慌张,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,想着这大雪滔天的,上哪儿去找口吃的。

冬天也是老人难熬的关口,老人最怕的就是寒冬。许多老人最终都没熬过去而倒在了寒风里。所以,每年—入冬腊月,老人们就天天盯着日历掰着手指数日子,似乎日历撕掉一页,他们离成功就近了一步,直到他们吃上了年夜饭,他们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抖抖地放下来,就连说话的语调都平添了些许底气,像刚打了一场大胜仗,开始得意扬扬地为下一年的生活打起了小算盘。

父亲从庭院扫完雪回屋,一边使劲跺着鞋上的雪一边冲灶上生火做饭的母亲说,这雪下的,足有半米,至多不少。说话间,父亲身后房门吱扭一声开了,王老八家二小子兴冲冲进屋,朝还在地上交替踩着脚的父亲说,三叔,我家今天杀猪,我爸让你中午过去吃猪肉。

农人实际早就盼着下雪了。有了这场雪,养了一年的猪呀,鸡呀,鹅呀,鸭呀,就可以宰杀了,然后分门别类地用雪封冻好,包括春节在内—个冬春的吃用也就有了指向。所以你看吧,每年头场雪—落,整个屯子的上空都飘荡着浓浓的肉香味。

但最欢喜的当然是那些城里驴友和屯西王老八家、赵老三家、吴老二家和孙寡妇家了。他们对雪的企盼早已望眼欲穿,甚至有点儿不耐烦了。有了这场雪,驴友们就会大车小辆地把车开到屯西的望家山下。他们个个穿得大红大绿,跟个新嫁娘似的,登山,戏雪,拍照,将整个山坡印染得姹紫嫣红,比春天山岗上开的杜鹃花还好看。在山坡上,女人们叽叽嘎嘎,追逐打闹。笑闹声就像山上跌落的石头,毫无遮挡地砸进屯里,砸得正在街上疾走的冯老歪脚下一滑,险些摔倒,嘻笑着怪自己精神溜号了。

有了这场雪,王老八家、赵老三家、吴老二家和孙寡妇家,就开始了紧张忙碌,从中午一直忙到晚上,家家客爆满,不是仨一伙俩一串来登山戏雪的,就是一帮帮摄影爱好者来采风的。走了这拨来那拨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杀猪菜、小笨鸡、大豆腐、土鸡蛋、大葱蘸大酱……都是城里人得意的口味。他们汗气腾腾地来到农家小屋,围桌吃着喝着笑着闹着。有时兴起,摁响播放器,下桌连唱带跳,闹得不亦乐乎。他们高谈阔论着“生命在于嘚瑟”,也感叹着人生的苦短与不易。尤其说到前几天还在—桌喝酒的朋友说就没吃了时,大家就不约而同地齐刷刷将手中的杯子举得老高,杯也就碰得叮当乱响。

这农家也会做生意,前屋不光有饭厅,后屋还间壁出多个单间,都是火炕,烧得滚烫的。就有被热炕所诱住下不走的,说要体验小时候睡火炕的那般舒服劲儿。

有对老夫妇登完山,在孙寡妇家吃饭时,听说还有专门为驴友准备的火炕,即刻来了兴致,说他们当年结婚就结在火炕上,正值—冬腊月,婆婆怕炕凉,足足烧了一大捆干树枝子,把炕头褥子都烙糊了,烙得小两口半夜抱起被子跑向了炕梢。算起来,他们进城告别火炕快有三十年了。夫妇俩当即决定住下来,说要重温年轻时幸福时光。

就在驴友成群结伴络绎不绝地蜂拥至屯西望家山时,也就是这场大雪过后的第七天,住在屯西的张奶奶最终还是没熬过这个冬天走了。张奶奶走得很不愿意。因为在张奶奶看来,再过三个多月她就是百岁老人了,之前她早就信誓旦旦跟孩子们打赌说她要等到玄孙的出生。这无疑成为了张奶奶临走留下的一个不小的遗憾。其实,同大自然—样无常的人生,就是由无数个遗憾构成的,没有了遗憾,也便没有了人生。雪刚开个头,好像还收不住了呢。这不,黄昏时分,雪纷纷扬扬又下了起来。王老八和张寡妇望着窗外的雪笑了,他们觉得天上下的是雪,而是金子和银子。农人也笑了,因为他们自古就认—个理儿,今冬雪盖三层被,明年枕着馒头睡。



《正月》套色版画 成文正

过年

□胡彦波

爸把养了两年的猪早早地杀了,整头猪肉放在外面冻,冬腊月的北方就是天然的大冰箱。冻上一夜后,爸就拿着水桶把水—瓢—瓢地浇在冻猪肉上,连浇几天后,再用厚厚的雪盖上,尽力把雪拍实,隔天再往雪上浇水,这样保鲜过的猪肉会长期新鲜不失水分。到了腊月二十五那天,爸把猪肉从雪里刨出来,村里人就都来买猪肉啦,爸拿着锯木头的锯子,锯下一条,称了重,按重量计算价格。小半天工夫猪肉卖得差不多了,我家剩下一小块猪肉和猪头四脚,也开启过年模式。

大概是腊月二十八的样子,天快擦黑了,爸说早上同村的范舅爷去市里办年货,帮忙买了新鲜的芹菜,让我骑自行车去拿回来。能参与操持年货我当然高兴,兴冲冲地去,兴冲冲地回,边支起自行车,边喊爸妈我回来了。然而爸妈答应着,我却没了声音,夹在自行车后托架上的芹菜不见了,只残留着几片芹菜叶子。我蹬上自行车原路找去,这一次连残留的叶子也没发现。蔫蔫地回到家里,爸宽慰我说想着过年吃芹菜馅的饺子,来年勤快—年,这下芹菜丢了,我们全家可以懒懒散散地混上—年了,也很不错。

除夕,也就是我们的三十夜,家里的女孩子要帮妈包年夜饭饺子。那时每家都是大家庭,人口多,饭量大,饺子自然要多包。几个小伙伴就联合起来,挨家包。最后包何姥姥家的,就包得更多。何姥姥是我二婶的妈,二婶爸去世后,二婶妈留下二婶兄妹四个人改嫁何姥爷,又生了五个孩子,最小的女孩也是我们的玩伴儿。日子过得艰难倒是小事,何姥爷嗜酒如命,酒后常常家暴何姥姥,平日里她总是鼻青脸肿,头发也被薅得稀疏,尽管如此,年还是要过的。

我们到时,何姥姥家的面已经饣好了,大块的酸菜里见不到多少肉馅儿,散散的一大盆。我们说着吉利的话,开始包她家的饺子。何姥姥把面剂子揪成平时的—个半大,年夜饭饺子包得大,明年养猪长得肥。十一二岁的我,不知道大饺子和肥猪的关系,只是听着她们说。我忙着手里的活,把在—家学会的麦穗饺子、荷包饺子,在何姥姥家复习上了。突然听到何姥姥声嘶力竭地喊,小波,你在那儿干什么?我呆在那儿,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,让她反应这样激烈。你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是嫌何姥姥日子过得还不够糟糕吗?我想不明白麦穗和荷包饺子与何姥姥家乱糟糟的日子有什么联系,但还是觉得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,含着眼泪,点起我罐头瓶子的小灯笼,从前村子东头独自走回村子西头的家里,想了一路这里的关联,到底也没能想明白。

爸妈在磕瓜子,看姐没和我一起回来,怀疑我和她们闹掰了,说春节联欢晚会快开始了,给了我两角钱,说是去老麻家看春晚的票钱。我又拿起还未熄灭的灯笼走了出去,仿佛刚刚什么也没发生。来到老麻家,他家屋里屋外都是人,锅台上都站满了人。我那时长得小,顺着人缝往里挤,没挤几步,有人向我收票钱,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都没找到,我都怀疑我不是真的傻,总算在别人提醒下,在棉手套里找到了。那一年春节晚会的节目,除了姜昆的一个关于人掉进老虎洞里的相声,其余都忘记了。

日子又一次把我们带到年关岁尾,工作之余你可以发呆,可以回忆,可以想念,因为能够温暖自己,才可以温暖身边的人,愿平凡的日子里有所期待。

冰灯笼

□徐慢慢

腊月二十九这天,二伯从仓房拿出绒布罩面的大红灯笼,掸掉积了一年的灰土,把手探进灯笼慢慢擦拭—圈—圈的铁条。二伯看灯笼那股亲热劲,仿佛看待老友—般。拾掇完,搁在躺柜上,除夕夜点上蜡烛,提着晃到大门口,一手搬墙头,一脚踩石块,斜着身子把灯笼挂上门梁,灯笼底座缀着的金灿灿的龙尾穗子随风左右摇摆。

三十晚上,屯东屯西,红彤彤的灯笼挂满了街。

这红彤彤的灯笼一直要点到正月十五,乡人有句老话:“不出十五,年不迈步。”

正月十五,乡人喜欢看灯,元宵节,乡人谓之花灯节。

小时去二伯家过年,不过完十五不回家。元宵节前—两天,二伯拿—个—小底的铁皮水桶接满凉水,搁墙头上给我冻冰灯。

二伯不急不躁,寻—颗鸡蛋大小的土豆,插根铁钉,钉尖冲上,稳稳地坐在桶底。二伯把水桶放背阴处,指着水桶说:“十五看灯。”

我—个人蹲在水桶旁边,盯着寒风微微吹皱了的水纹发呆。妈妈喊我回屋,我不情愿挪步,仿佛眼睛掉进了桶里拔不出来。回屋没多久,又像—家—家雀似的跑出来。二伯出来看了看桶里的水,去—仓房找—截小指粗的麻绳,搭在桶沿上,绳头贴铁桶两侧插入水里。二伯说:“过会儿再出来。”我按捺不住,隔—会儿跑出

来—趟,看到水桶的边缘已经有了一圈—薄冰,摸上去滑滑的,掰下—小块放到嘴里,脆脆的,凉哇哇。快等到小半夜,俩眼皮打架,二伯才准备出屋。我立马来了精神,裹上棉袄戴上帽子紧跟其后。铁皮桶里的水结了一指多厚的冰,晃晃,冰下水流分明。二伯俯下身,握—把锤子,从上方正中敲打,冰渣四溅,粘在睫毛上,冰冰凉凉。二伯砸出—个饭碗口大的洞,倒掉桶内的水。

二伯端来—盆热水,将铁桶坐了上去。—袋烟工夫,—提麻绳,—个晶莹剔透的冰灯笼立立正正蹲在了眼前。

我拿着小巧玲珑的冰灯出神。二伯拿把小刀,慢慢刮掉冰棱,小灯更加圆润光滑。

正月十五的夜晚,我的这盏冰灯点亮了。在呼呼冷风之中,在—厚厚冰层里,烛光慢慢氤氲开来,微黄的光亮—直穿透冰层,把我照亮。二伯把我的这盏冰灯放到了墙头上。厚重的冰灯既没有—红—灯笼随风摆动的美妙舞姿,也没有—红—彤彤的光彩,可是望着那在北风呼啸中的烛光,穿过—厚厚的冰层,泛出—点—点微弱的光,照见脚下的土地,那一刻,仿佛让我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努力、勤劳、执着地生活着的人们。

—年像车轮—般—碾压着土地,推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前走去,—年又—年。十五—过,外出打工的人们又扛起自己的行囊,踏上新的征程,用努力、勤劳把脚下的路照亮。

最北人家

□王位



《最北人家》绝版木刻 67x90cm 张士勤 2023